





第一〇三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錢氏私志	青箱雜記	東齋記事	嘉祐雜誌	歸田錄	澠水燕談錄	涑水記聞	儒林公議	王文正筆錄	南部新書	洛陽搢紳舊聞記	賈氏譚錄	北夢瑣言
------	------	------	------	-----	-------	------	------	-------	------	---------	------	------

宋錢世昭撰……………六五七	宋吳處厚撰……………六〇九	宋范鎮撰……………五七九	宋江休復撰……………五五七	宋歐陽修撰……………五三一	宋王闢之撰……………四六九	宋司馬光撰……………三二五	宋田況撰……………二七五	宋王曾撰……………二六五	宋錢易撰……………一七五	宋張賡撰……………一三三	宋張洎撰……………一二七	宋孫光憲撰……………一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程槐

勝錄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北夢瑣言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而自題乃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後勸高繼冲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黃州刺史以終五代史荆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為五代人者悞矣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顰湖編玩蠶書續通歷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蓋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有徵蓋用杜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陽稗編之例其記載頗猥褻叙次亦頗冗沓

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

太平廣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

續通歷十卷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

叅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按已堅葉按已堅原作阿保

機今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以所紀

多不實詔毀其書而此書未嘗議及則語不

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為明商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二

潘裨海所刻脫誤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刻

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摘宋時陝西刊板差

完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

云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

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

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玘少尹多話秦

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

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

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

事未敢孤信三復叅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一

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篋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

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

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

二十卷禹貢云雲上夢作又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

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容言大即可知也

雖非經緯之作庶免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

管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欽定四庫全書

九夢瑣言卷一

宣宗稱進士

唐 孫光憲 撰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闕難為樂自以能於

欽定四庫全書

九夢瑣言

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克齊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常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

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咸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鄆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徐光子同察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九夢瑣言

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察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察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

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傲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善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五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裁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兖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堂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列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墓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圓基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王局冷暖王基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王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日本人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僚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基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一作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基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錠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四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
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
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
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
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
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
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
不俾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五

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咬昉趙匡為證正與
陳工部義同徐光子同察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
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
咬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
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
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

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壒
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
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遇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
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
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
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徐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
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
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
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六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
單貧力學有個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
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眾聲
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
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國秦
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諡後白敏中入

相乃奏定諡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瀉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瀉弄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惡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閭閻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持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賞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撰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惠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輒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梟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八

禿角犀

杜郊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選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龐

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
多不錄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
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
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
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來拾闕遺弼成聖
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
欽定四庫全書
九
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丈
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
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二

皮日休獻書

唐 孫光憲 撰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
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卷二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
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
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馬融及楊墨跡
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
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中自

號間氣布衣大中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富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冠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滿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二

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畧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於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

落句云即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負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善陰符鬼谷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三

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籍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令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豎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

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馬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
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宋梁時王鎔封趙王為
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會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
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
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
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十沒於蠻鄉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北事類

四

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履聯綿三四年致我交
趾辱儒者關則退武者兵益黠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
王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
去為萬騎風往為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戶哭哀
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
堪淚流悠悠頻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失於授任為
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
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
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
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
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
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蔣光弼嘗聞閩王王
審知患海畔石碣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
胥也
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
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
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
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為天
威路實神功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北事類

五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一作貧者公垂億
賦詩三一作二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常有洞庭詩尤工
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

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育樓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一作田
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我願
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
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徐
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為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卷二

六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數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
之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
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

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
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
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俗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徐
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恐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
鬻蔬未有祿代耕宜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苦不迨晨
昏今之世祿畧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一作似
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
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卷二

七

北夢瑣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三

唐 孫光憲 撰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三

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儔流擢進士未達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

其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所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過開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三

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寒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 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聲折密於烏巾上

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字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貉卻回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極閒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閣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連遭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三

杜邠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啖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蒞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殮人有從劔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業牘畧不垂慰斯又何

心哉未嘗為賢時號先角犀

李光顏師選佳婿

李太師光顏以大熟康國品位宮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其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過多一作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婿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四

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勲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相戚常語之

王文公又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飢飽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聞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

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勝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勝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數逢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五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俾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寧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閒廢能為此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

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租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即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王屋臣一上知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標案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六

瑩家庭有橘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吏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

隴西事得

於李戴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軍康張甚詳悉也